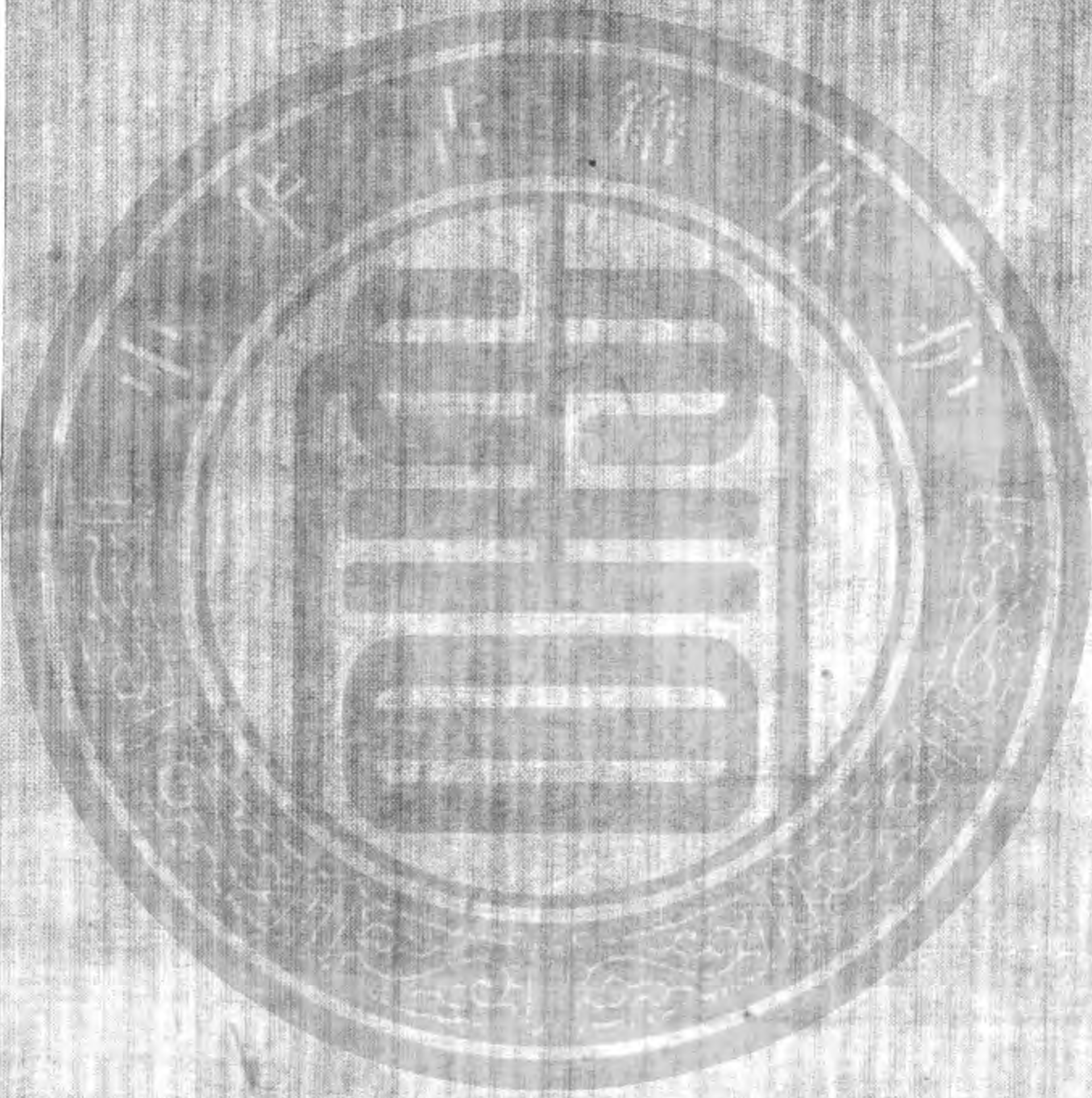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

卷第五



五燈會元卷第五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青原行思禪師

青原思禪師法嗣

世第一

石頭希遷禪師

青原下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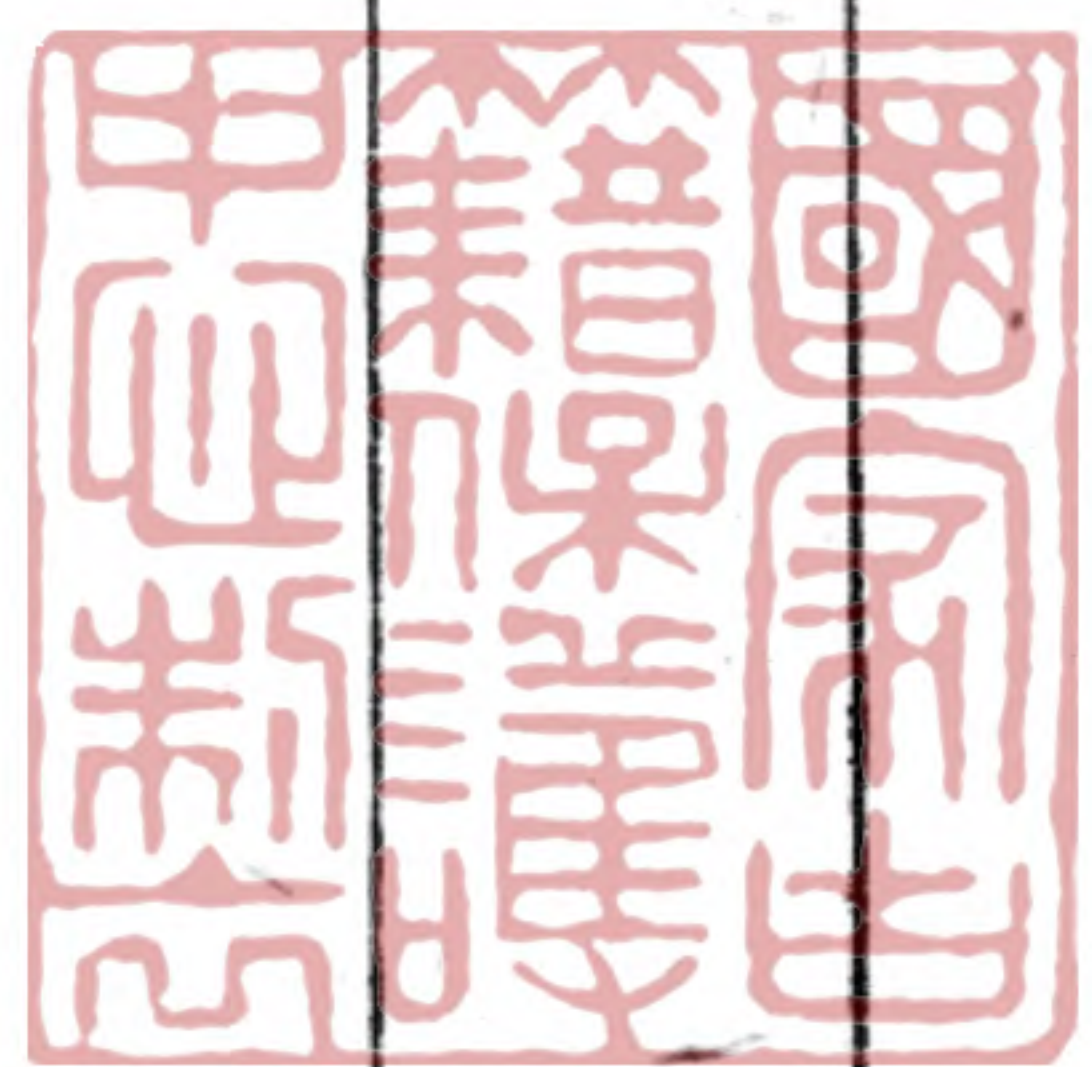
石頭遷禪師法嗣

藥山惟儼禪師

丹霞天然禪師

潭州大川禪師

大鎮寶通禪師



長鬚曠禪師

京北尸利禪師

招提慧朗禪師

興國振朗禪師

汾州石樓禪師

法門佛陀禪師

水空和尚

大同濟禪師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道吾宗智禪師

雲巖曇晟禪師

船子德誠禪師

柁樹慧省禪師

百巖明哲禪師

澧州高沙彌

刺史李翱居士

丹霞然禪師法嗣

翠微無學禪師

孝義性空禪師

米倉和尚

丹霞義安禪師

本童禪師

大川禪師法嗣

仙天禪師

福州普光禪師

大顛通禪師法嗣

三平義忠禪師

馬頰本空禪師

本生禪師

長髭曠禪師法嗣

石室善道禪師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石霜慶諸禪師

漸源仲興禪師

涑清禪師

雲巖晟禪師法嗣

洞山良价禪師

語具別卷

杏山鑒洪禪師

神山僧密禪師

幽溪和尚

船子誠禪師法嗣

夾山善會禪師

翠微學禪師法嗣

清平令遵禪師

投子大同禪師

道場如訥禪師

白雲山約禪師

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

棗山光仁禪師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群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迥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競必多衣

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旣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石頭和尚

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頌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

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
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
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
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時至此間師
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
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
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谿師乃舉
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
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

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
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
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鉢
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
不重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
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
便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嶽遷便回師問子
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
日蒙和尚許箇鉢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遷

便禮拜尋辭往南嶽荷澤神會來參師問甚處
來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
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麼
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
云祇如玄沙道果然
是真金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
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
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
歸真之塔

青原思禪師法嗣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
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
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醜酒習以
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
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
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青原章叙之一日原
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
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
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

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遊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叅同契曰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

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勾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勾以明相觀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

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
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
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
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
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
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
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 意旨誰人得師
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

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
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
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
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

一椽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

却回舉似馬

椽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僧曰何問

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椽柴來豈不是有力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

曰我更不會大鎮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
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

咽喉脣吻道將來鎮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
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
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
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孰問如何是道師
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
焉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
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
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潮
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
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
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
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
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
恁麼揔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

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
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
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
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
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
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
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
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
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

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
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
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
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
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
若閑坐即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曰
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
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
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

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
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後居澧州樂山
海衆雲會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爲節察來吾
曰和尚上世曾爲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
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
石霜別云書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
卷不曾展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
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
曰我無這箇眷屬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

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
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
師便休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
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
口麼頭無對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拍按山上枯
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
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
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
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

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
是不是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
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問如何是道中至寶
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
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
是常坦後也是常坦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
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者衆纔集師便下
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旣許爲大衆說
話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
那箇擲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
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
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僧問兀
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
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問學人擬歸鄉時
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
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
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

時上堂不得敲破一粒米問如何是涅槃師曰
汝未開口時喚作甚麼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
師曰洞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
為甚麼未滿僧無語地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
地洞山云甚麼劫中曾增
滅來雲門云師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以拄
杖敲禪牀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處師拋下拄
杖僧無語師召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縣困師
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士曰某甲
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

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為好手師曰老
僧住持事繁士环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
好手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師曰是
是上堂祖師祇教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
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
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
我今為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
耳目等貌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
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洞山舉示衆云看
他藥山橫身為這

箇事今時人欲明向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

上事須體此意始得

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

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
在主衆中僧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
盡善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某與闍

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

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

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疑甚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
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飯頭汝在此

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認不識汝飯頭因測

發憤而去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

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

者問甚麼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

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

錠意山中有人此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

疏師問曰子歸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

錠師令舉其語主舉已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

了也主便送還甘曰由來有人遂添銀施之

顯云早知行者恁麼
問終不道藥山來問僧見說汝解算是否曰

不敢師曰汝試算老僧看僧無對

雲巖舉問洞山汝作麼生

山曰請和尚生月

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字吾曰佛

字師曰多口阿師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

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

下便見去猶較此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

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眾夜參不點燈師

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有

僧曰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曰侍者把

燈來其僧抽身入衆

雲巖舉似洞山山曰這僧却會祇是不肯禮拜問

僧甚處來曰南泉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粗經

冬夏師曰恁麼則成一頭水牯牛去也曰雖在

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師曰口欲東南風那曰

和尚莫錯自有拈匙把筋人在問達磨未來時

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又來

作甚麼師曰祇為有所以來看經次僧問和尚

尋常不許人看經為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

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

皮也須穿

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問平

田淺草塵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主師曰看箭
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
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朗州刺史李翱問師何
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
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
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
時對他便是姓熱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
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
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

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
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大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
堂倒衆皆持拄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
告寂塔于院東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
城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
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
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

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
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
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
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
曰著糟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
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剋佛殿前草至
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鋤鑿剋草獨師以盆盛
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
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

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
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
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
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躓倒汝麼師曰
若躓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
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
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友後於惠林寺遇
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
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

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
鬚墮落後謁忠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
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覩不見師
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
師乃打侍者二十棒遣出師聞曰不謬爲南陽
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
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
國師曰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匝便出國師曰
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

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
女子放下菜籃歛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
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
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妳
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
否士曰飢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
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師因去馬祖
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
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

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着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麼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岸水潑

師二掬師曰莫與麼莫與麼士曰須與麼須與麼師却岸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麼時堪作甚麼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卧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齊靜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建成大院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

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
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
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
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
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
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
擬趁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
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
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

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自
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
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有僧到叅於山下見師
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
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
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處喫飯曰
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

無僧無對

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

暗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

財家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

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門人

建塔謚智通禪師塔曰妙覺

潭州大川禪師亦曰大湖江陵僧參師問幾時發足

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遶禪

牀一匝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

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

道理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我這

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鞋分玉石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叅石頭頭問那箇

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唱出經旬日師

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

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

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異

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叅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

曰是叅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

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

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

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
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
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
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住後學者四集
上堂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
見道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
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
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
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

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
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
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
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
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
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
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
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
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

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
座曰是師便打趣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
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
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
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
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僧問苦海波深以
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
師曰盲者依前盲瘖者依前瘖一日將痒和子
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痒和子驀口打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谿禮祖塔回叅石頭頭問

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

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頭曰莫

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

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

如紅爐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祇對不具眼祇對

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僧叅遶

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禪牀一匝卓然而立師曰若是石頭法席一點

也用不著僧又遶禪牀一匝師曰却是恁麼時
不易道箇來處僧便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
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
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
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師却遶禪牀一匝僧
曰不唯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
問僧甚處來曰九華山控石庵師曰庵主是甚
麼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
号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

若是庵主親來今日也須契棒曰賴遇和尚放
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龐居士
到師陞座衆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
床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
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搗住曰苦哉苦哉僧無
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道來這僧還契棒否
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
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
且不好師曰不好箇甚麼士曰阿師祇見錐頭

尖不見鑿頭利李行婆來師乃問幢得在絳州
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
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
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
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婆
乃豎拳曰與麼搵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師見
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
師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
行此一機師與一搵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

風汝甘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
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想料不由別人師見僧問
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
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
不堪汝却好

京北府戶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
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
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厥旨潭州招提寺慧
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叅馬祖祖問汝來何

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
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溪
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
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
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甚麼却無
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
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時謂

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
我更不會師俄省悟住後有僧來叅師召上座
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
而視之僧無語

時謂
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上堂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
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朶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
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汝非
處僧禮拜師便打問僧近離甚麼處曰漢國師曰
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曰苦哉賴遇問着某甲

若問別人即禍生師曰作麼生曰人尚不見有
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
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
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
麼椀躡立乃過

始事迹異常時人

莫測

水空和尚一日廊下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
生僧良久師曰祇恁便得麼曰頭上安頭師打

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澧州大同濟禪
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
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即是
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剥令侍者請米來却拽
轉禪床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匝便歸方丈米却
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曰憶在母
胎時有一師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
道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
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

若問別人即禍生師曰作麼生曰人尚不見有
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
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
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
麼椀躡立乃過

始事迹異常時人

莫測

水空和尚一日廊下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
生僧良久師曰祇恁便得麼曰頭上安頭師打

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澧州大同濟禪
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
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即是
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剥令侍者請米來却拽
轉禪床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匝便歸方丈米却
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曰憶在母
胎時有一師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
道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
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

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
三下師一日見龐居士來便拵却門曰多知老
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
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
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
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僧問此
箇法門如何繼紹師曰冬寒夏熱人自委知曰
恁麼則家分付去也師曰頑嚚少智勗贖多癡
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
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青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
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
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
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

不徹師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曰
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着
泉曰灼然道着即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
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
切忌道着道着即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師便
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
弟適來爲甚不祇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
不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爲甚不祇對和尚
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

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
忌道着道着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
不會師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却
同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祇爲因緣不契
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話山曰子作麼生會他
這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如何
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
曰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
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齧得指頭血出師却下

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
尚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僧問雲居切忌道着
意作麼生居云此語

最毒云如何是最毒底
語居云一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

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

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

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藥山
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不會處

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

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

曰早言說了也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

這箇作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

來時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

曰雖然如是且無滲漏瀉山問雲巖菩提以何

為座巖曰以無為為座巖却問瀉山山曰以諸

法空為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

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山休去

瀉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

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

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速

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没交涉僧問萬里無雲未
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驪麥雲
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
作甚麼巖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
帶生涎在僧問如何是今時着力處師曰千人
萬人喚不回頭方有少分相應曰忽然火起時
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却問僧除却星與燄那
箇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麼師
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別請一

問有施主施棍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
大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棍師曰性地非空
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腰
棍師指佛桑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直得
寒毛卓豎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
十里大王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
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
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雲巖補鞋次師
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即

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
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
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山諧師到五峯峯
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峯曰爲甚麼不
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東土不曾逢因設先師齋僧問未審先師還來
也無師曰汝諸人用設齋作甚麼石霜問和尚
一片骨敲着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
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唐大和九年九月示疾有

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
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
移言訖告寂閣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
遷于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
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
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
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
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

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趂散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問汝除

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瀉山瀉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

去師良久曰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
時如何師曰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
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代
樹接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
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
甚麼處來曰瀉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
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
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
得恁麼心無住後上堂示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
佛法身

着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
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
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
不道問僧甚麼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
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
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
背手摸枕于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
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大煞道祇道得八成吾
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掃地次道吾

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
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
行玄沙聞云正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
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
却點頭師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
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
汝向甚麼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
山曰非眼師便唱出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
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

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

者猶是兒

孫

洞山代云直是不

恁

來者亦是兒孫

僧

問

一念

瞥

起

便

落

魔

界

時

如何

師

曰

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
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
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院主遊石室回師
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為祇恁麼便回主無對
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作
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會昌元年辛酉
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備齋

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歸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塔謚無住大師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群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回

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豎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師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鉤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

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別人祇看採
芙蓉香氣長粘逸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解
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祇是船子孫各自賭機緣
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無可傳道吾後到京
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
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
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
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
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

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
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
片瓦下無卓錫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
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
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箇甚
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
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
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
山擬開口被師一撓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

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天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
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
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
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
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迹沒
蹤迹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
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鑿頭
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

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子曰
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宣州捍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問來作甚麼山
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

作麼山無對

曹山云
子親得

一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猫

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

揉人好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山

曰猶有文彩在師曰某甲無亦無山曰汝太煞

聰明師曰某甲祇恁麼和尚作麼生山曰跛跛
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洞山與密師伯到參
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
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
治事也無曰自有卽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
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
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
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恹老僧
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

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
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
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
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
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
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
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
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

甚關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

法眼別云
見誰說

山曰

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旣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師住菴後一

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箇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煩世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盪一杓飯便出

鼎州李翱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

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
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
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餅
守忻慙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
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
餅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守又問如何是
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守莫測玄
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
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守

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

身疑寂無去無來

法眼別云汝作甚麼來
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丹霞然禪師法嗣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
師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
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
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
旨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
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投子頓悟玄旨一日

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
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
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塚根
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
燒木佛和尚爲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
着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
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
利底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僧叅師乃展手示之僧

近前却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慙顏僧呵呵
大笑師曰少間與闍黎舉哀僧打筋斗而出師
曰蒼天蒼天僧叅人事畢師曰與麼下去還有
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
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
師乃拊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兔不
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祇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
曾着空有

米倉和尚新到叅達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主

人公終不下叅衆師曰甚麼處情識去來曰果然不在師便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師曰村草步頭逢着一箇有甚麼話處曰且叅衆去丹霞山義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真呈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曰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強爲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也師曰收取收取

大川禪師法嗣

僊天禪師新羅僧叅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出曰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僧叅展坐具師曰這裏會得孤負平生去也曰不向這裏會得又作麼生師曰不向這裏會更向那裏會便打出僧叅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瘡却即閉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

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
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
便打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
老人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
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
麼師便唱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
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洛瓶和尚
叅師問甚處來瓶曰南溪師曰還將南溪消息
來麼曰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

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忘
名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僧叅
擬禮拜師曰野狐兒見甚麼了便禮拜曰老虎
奴見甚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哉苦哉僊天今
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曰爭不
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之遠矣僧四顧
便出

福州普光禪師僧侍立次師以手開胃曰還委
老僧事麼曰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胃曰不妨太

顯曰有甚麼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即今作
麼生師便打

大顛通禪師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叅石鞏鞏
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
開曾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
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
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叅大顛舉前話顛
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上辨平無對顛

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師問大顛不
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
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
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師
住三平上堂曰今時人出來盡學馳求造作將
當自己眼目有甚麼相當阿汝欲學麼不要諸
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麼心憤憤口
悻悻有甚麼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
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

事宜汝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是有邪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問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

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玆重問侍者姓甚麼者曰與和尚同姓師曰你道三平姓甚麼者曰問頭何在師曰幾時問汝者曰問姓者誰師曰念汝初機放汝三十棒師有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陞座次有道士出衆從東過西一僧從西過東師曰適來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上出作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曰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衆曰此兩件公案

作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衆無對師
曰旣無人斷得老僧爲斷去乃擲下拄杖歸方
丈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得
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
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
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
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
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衆忻然

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
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
行脚眼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
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
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
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
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
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

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曰不敢
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
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自上更生節
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
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
後乃叅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所
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

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
麼師即有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
到即到祇是不通號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
他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
違背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髭
唱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過於人師
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豎起
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真契長
沙聞乃曰我若見即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

三聖將此語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問
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
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
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
難消杏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
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
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
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
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

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
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
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
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
道我能我解不知恁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
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
故讚歎嬰兒可况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
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這箇月尖時圓相
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

隱圓時尖相在

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

不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黎山應諾師曰

莫一向去却回這邊來僧問曾到五臺否師曰

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

甚麼師曰文殊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

井西山紹鑿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

聽制終爲漸宗回抵瀉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

瀉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瀉於地上拾

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瀉

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

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

瀉呵呵大笑歸方丈瀉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

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

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

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

省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
誰能爲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
賢哉賢哉師後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
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
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凡
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
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
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
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囊

錐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上堂汝等諸人自
有本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齧嚼處
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今時
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
肯路若分則差不分則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
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
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
即打破汝頭問如何是知尚本分事師曰石頭
還汗出麼問到這裏爲甚麼却道不得師曰脚

底著口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
柰真身何師曰瑠瑤餅子口問如何是和尚深
深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師在方丈內僧在
窻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徧界
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
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
急峯聞曰老僧罪過東禪齊云祇如雪峯是會
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
他為甚麼道死急若不會雪峯作麼不會然法
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
曾藏也須曾學來始裴相公來師拈起裴笏問
得會亂說即不可

在天子手中為珪在官人手中為笏在老僧手
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示衆初
機未覩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參
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
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
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
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
會亦未許渠在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
船遇陸即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僧問

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祇如
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
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齧齒示之僧不會
後問九峯曰先師齧齒意旨如何峯曰我寧可
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
麼冤讎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
畫曰汝刺脚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曰審不得
師曰汝衲衣與麼厚爲甚却審這箇不得曰某

甲衲衣雖厚爭柰審這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
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十佛出世也
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生曰爭柰斲師曰參
堂去僧曰喏喏問童子不坐白雲牀時如何師
曰不打水魚自驚洞山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
事如今向甚處去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却歸
清涼世界去也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卧時
即有坐時即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
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太

煞開有人不肯過江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落花隨水去曰意旨如何師曰脩竹引風來
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夏天則無
師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胤本非功
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六宅
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
識誕生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
論情世莫群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
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

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勲
末生曰久棲岩壑用工夫草榻柴扉守志孤十
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縑無澄凝含笑三
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
臣相不當途化生曰傍分帝位爲傳持萬里山
河布政威紅影日輪疑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
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
煙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內生日九重密處復
何宣挂弊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

諸道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
全爲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
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
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衣師
牢辭不受光啓四年示疾告寂葬于院之西北
隅謚普會大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
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
吾曰邪則搵邪正則搵正師曰某甲不恁麼道吾

曰汝作麼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
汝不虛爲吾侍者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
家弔慰師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
也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
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
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吾歸
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
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
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

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唯石霜是嫡嗣必為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鋤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

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

著甚麼力源持鋤肩上便出

太原學上座代云
先師靈骨猶在

師後住漸源一日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

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七佛已前事為甚麼不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

人解射箭不虛發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

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

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

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

尚在蓋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
師師曰猶隔津在

淥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
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正是道吾機因甚麼不會僧禮拜師打曰
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
水綠僧參師以目視之僧曰是箇機關於某甲
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僧遶禪牀一匝依位
立師曰參堂去僧始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

師曰灼然用不著僧禮拜

雲巖晟禪師法嗣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
師曰吽吽濟曰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
濟曰這畜生師便休示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
建塔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
甚麼師曰打羅曰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
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

雲巖代云無手師與洞山渡水山曰莫錯下脚脚者始解打

師曰錯即過不得也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鉏茶園山擲下鑊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巖曰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尚又如何巖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又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問一地

不見二地時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始得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

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洞山智識所通
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
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
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闍黎洞
乃放下橋木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
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蹋僧歸
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
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

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人
前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人無影
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船子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依
年受戒聽習經論試練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
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睽不留

語見船子竟

恭稟遺命遁世志機尋以學者交湊廬
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遂

成院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令以
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
人去他祇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
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
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
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
在本祇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
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
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

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
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
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
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
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却言無師曰三
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
甚麼不悟師曰祇爲悟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
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
真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爲甚麼不許人問

師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何法示人師曰虛
空無挂針之路子虛徒撚線之功又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舍利之真身罔象之玄
談是野狐之窟宅上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
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
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
殺闍黎困魚止灤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
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
西川座主罷講徧參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

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
主曰將爲禪門別有長處元來無遂歸蜀後聞
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問師曰雕砂無鏤
玉之談結草垂道人之意主聞舉遙禮曰元來
禪門中別有長處上堂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目
前即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
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
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問如何是道師曰
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不會師曰清清之

水遊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
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翳
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黧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
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
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
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
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
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
步問兩鏡相照時如何師曰蚌呈無價寶龍吐

腹中珠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曰寢殿無人師
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者擬接師乃縮手
曰是甚麼者無對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即不
疑祇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祇解變生爲
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舍
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
足下野雲生師在瀉山作典座瀉問今日喫甚
菜師曰二年同一春瀉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
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

開人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似鏡
菱角尖尖似錐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
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問如何是一老
一不老師曰青山元不動澗水鎮長流手執夜
明符幾箇知天曉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
却日頭天下黯黑上脣與下脣從來不相識明
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
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
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覩瞿曇猶如

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
鞋寧可赤脚不著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
問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
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二十年住
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
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
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
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
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

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
僧歸堂束裝潛去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
裏識取天子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
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
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
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
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
相見明日陞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
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

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
明非關天地頭曰莫豕沸便作掀禪牀勢師曰
且緩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
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
師曰大衆看這一負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
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上堂
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
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
頭無闍黎問如何是來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

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

法眼云我二十師問僧
年祇作境話會

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
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
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執持
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師再闡玄樞迨于一紀唐
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
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
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
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于本山謚傳明大師曰

翠微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初叅
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
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
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
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
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
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不識
好惡師自此化導次遷清平上堂諸上座夫出

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
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
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
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
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
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
華亂墜紙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
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
工夫體取佛意好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

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
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曰猢
猻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筮籬曰如
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
分付真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
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終于本山謚法喜禪
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歲
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

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

語見翠微章由

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携一餅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祇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祇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餅曰油油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候白伊更候黑上

堂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圖口裏有可道我老兒氣力稍劣唇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汝汝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塚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自作自受我這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有疑便問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塚根便下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

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
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
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
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髑髏裏有師子吼
問一法普潤一切群生如何是一法師曰兩下
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
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擬欲修行
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巨蔡禪客參次師
曰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脣齒何用要

見老僧榮曰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
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榮乃遶禪牀一匝而去
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問一切聲是佛
聲是不師曰是曰和尚莫彘沸盃鳴聲師便打
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是曰喚
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御
師下禪牀立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峯曰三世
諸佛總在裏許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
不快恣桶師與雪峯遊龍眠有兩路峯問那箇

空
字

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峯曰東去西去師曰不
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問此間
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問此間
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鑊頭拋向峯面前峯曰恁
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峯辭師送出
門召曰道者峯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問故
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
有曰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
咸新
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

師於何處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有湛水之
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
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祖祖相傳傳箇
甚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
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
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身師曰有甚麼掩處曰
如何是炭庫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
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
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箇辨地因語識人未審

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峯曰東去西去師曰不
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問此間
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問此間
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鑊頭拋向峯面前峯曰恁
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峯辭師送出
門召曰道者峯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問故
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
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

空字四个

不明

女

何

是不涉

二途者

師曰

元正啓

祚萬物

咸新

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

師於何處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有湛水之
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
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祖祖相傳傳箇
甚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
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
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身師曰有甚麼掩處曰
如何是炭庫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
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
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箇辨地因語識人未審

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中有三百人還有
不在數者也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
問僧久嚮疎山薑頭莫便是否僧無對法眼代
和久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為棟梁材
曰恁麼則下知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鈴蟬
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
請師雕琢問那吃折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
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拂子叉手問佛法二字如
何辨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

汝適來問箇甚麼問一等是水為甚麼海鹹河

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

法眼別云
大似相違

問如何是祖

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不斷煩惱
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箇師僧好發業
殺人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
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
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
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
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

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
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答忽若千問萬
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甚麼罪過問
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眈
其後問鑄像未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
爭柰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自底人
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爲甚麼徧十方
師曰還更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

日圓

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
衆生在甚麼處師曰見老僧噴便道噴見老僧
喜便道喜問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

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

法眼代云和
尚識祖師問

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曰見後如何師
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
尚出世當爲何事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

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
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請益師曰且去待
無人時來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
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脣
吻請師道師曰汝祇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
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日來後如何師曰蓋覆
不得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莫惡口問和尚
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柰何曰見後如
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

不相孤負曰恁麼則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麼
曰恁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
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
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己推人問金
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
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甚麼被
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
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縱以無畏之
辯隨問遽荅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錄少分而

已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
師曰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
脫身服施之而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
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
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跣趺而寂謐慈濟大師
安吉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
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
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
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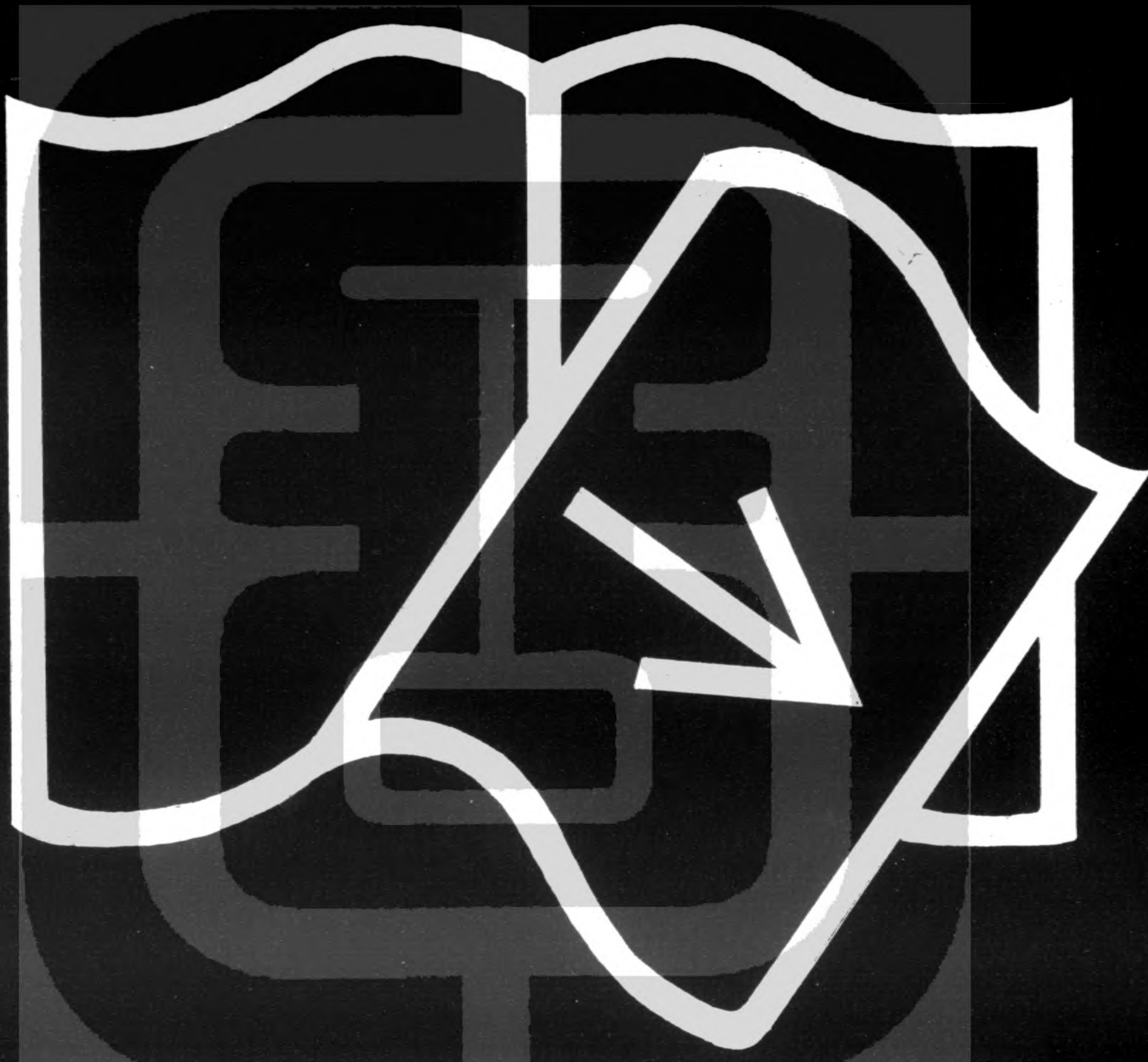
恁麼則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
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
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
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
曰如何即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
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
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
蹤師自有重瞳手垂過膝自翠微受訣止于此
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廣闡法化遂成叢社焉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叅師問甚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吐縮頭去師大笑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叅師欲起身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甚

麼死急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來還有麼衆無對師曰若無即墜座去也便登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缺卷6-卷8

五燈會元卷第五

五燈會元卷第五

